

南洋聞刊

17

！「裁制們他怕不可我：哥郎法」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二月廿八日出版

南洋報社有限公司出版

•每冊三角•

NATIONAL

南京圖書館

U.N.O
聯合國



浴在峇厘

的，確，被譽為「夢裏天堂」的峇厘島，
 要，是你身歷其境時，隨時可以領略到
 許多迷人的月色，奏合着悠揚的樂聲
 ，和煦的海風，拂動着榕樹梢頭，多
 令人神往，自然界的每一處，圍住你的
 週遭，更使你留戀忘返。圍住你的
 這，是棕色肌膚而帶有自然美的
 少女，她們在黃金色的陽光下，多麼
 得意，多麼風情啊！



語頭卷

一年回顧

編者

「日居月諸，胡迭其微！」一年來的時日，好像過得很慢，又好像過得很快，因為自春徂冬，朝朝暮暮，人世間正不知有多少榮枯得喪，自然正不知有多少盈虛消長！看到一般人生活上的艱難困苦和社會各種現象的混沌澎湃，我們便不禁要感到此中時日的難挨。另一方面對於戰後凡百事物仍在擱置中，許多預期的希望猶同泡影，而一戰光陰，轉瞬已過，則又使人覺得時日真像過得很快。原來人事如斯，世路茫茫，所謂「倏忽過隙」，「把握現在」，與「憧憬將來」等等，雖人人皆有其主觀的觀念，究其真亦皆脫不了要受客觀條件的支配。人類能夠自己創造環境，也不免要受環境所操縱，對於過去的事，固不必依戀它，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查一查過往的事蹟，正可以作為把握現在的借鏡。」

這一年來，我們曾經做過許多夢，也算是有些過飽的驚覺。古人喜歡把做夢比擬人生，在迷濛的處境中，人生的確就像做夢。當我們好容易從暗無天日的淪陷生涯渡到勝利復員的年頭了，我們懷着熱烈的希望來迎接這勝利光明的日子。但是這年頭，在海外，我們眼看到的是：強權壓迫公理，野蠻摧殘文明，狂妄欺騙純正。第一，弱小民族要求自由解放，遭到的只是無情的征伐攻打。帝國主義者兇殘的面目依舊咄咄逼人，使人喘不過氣來。第二，我國人梯山航海，來到這煙燻雨霧的赤道下，為人荒荒，為人造福，為他人作渡河的螞蟻。然而生命財產仍得不到合理的保障。一旦城門失火，依然如池魚之殃。土人暴動，處處把華僑當魚肉，弄到窮人上者不可勝計。第三，有些不滿於現實的僑胞，為了處境艱難，在失意無聊中滋生是非，製造分裂，運動破壞，弄得社會上波瀾重重，吃虧和懶懶的依然是自己的同胞。甚或民主呀，解放呀，打倒呀，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對僑胞實生活毫無裨益，徒使各界人士頭昏眼花。學界不得安心於學業，工商界不能安心於職事，這其中究竟因何而受受害者，能有幾人哉？

在祖國方面，則我們所聽到的只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內戰越打越兇，和平愈離愈遠。自政協以至國大，這中間雖已訂定了和平建國共同綱領，憲法亦經制定，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停戰、裁軍、交通等等協定既未能實於前，遂使一切復員建設計劃皆無形阻滯。東北九省在政爭爭奪之下已弄得支離破碎，關內外一帶亦因割據稱兵而變成瓦礫堆。至於物價飛騰，糧食恐慌，貪污風行，盜賊猖獗，則天下烏鴉一般黑。海內外海外井無二致。總而言之，這一年來我們耳聞目見的，幾乎全是不堪回首的事。「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古人的話倘不我欺，則這一年中在海內外遭殃死亡的，受苦難的，生活淪於絕境的，都只好當他是分裂破壞運動中應有的犧牲品吧！現在歲暮云暮，對於過往之事，「俯仰之間，已成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當歲序初更的時候，誰會料到這境會變成如此慘黑呢！有人說：祖國情形所以會這樣糟，一切都是受了內戰的影響。如沒有內戰，說不定現在已是一派昇平，政治已經漸上軌道，人民生活已經漸次好轉，國際地位已經高高在上。而我們處身海外的，也必然可以沾到大國民的光榮，外人必然會比較尊重我們，土人也必不敢恣意殘殺我們。就是所有殖民地待遇不公的政策，也不至於仍落在我們身上。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一些人不審是非，不度利害，不計禍福，暴戾孟浪，妄動離間，以至於此。這是禍生肘腋，咎由自取，沒有甚麼話說，也不用着怨天尤人，只能怪自己的子孫不長進而已。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其因必有其果，如種惡因，便收果報。佛說：「一切眾生，慎勿造因」，便是怕人們為物慾所蔽，不思體上天好生之德，妄干休咎，滋生罪孽，故有這等說法。可憐的人類，誰沒有慾望？誰不想革命進取？為了政治理想的不同，竟演成宗教式的戰鬥。年年歲歲，如風似狂，歲歲年年，如醉如夢。驚心時序，山崩地陷之秋，懷古傷今，淚沾襟袖，世道如斯，徒令人增添黍離之慨耳。華僑國人，凡事須有步驟，須有層次，一切理想，絕未有「賊而動」的理。一年來天下海海，說甚麼鬥爭，說甚麼清算，欲速不達，欲益反損。一年的光陰雖不算長，也不算短，願我們把往事當作一度教訓和一面鏡子吧！

時事解剖

蘇軍戀棧大連不去！

記者

蘇軍有無退出大連的問題，近一月來，傳說不一，初謂蘇軍已撤去，繼謂中共軍隊進入大連，但國民政府方面始終未證實其說；中共亦否認進入大連，最後一消息謂：杜聿明部已開抵大連邊境，等候最高當局命令，而定進入與否，但尚未證實蘇軍離去，迄本月十九日美聯社接到消息，始最後證實蘇軍仍駐大連，因該電謂美聯社一號，停泊大連港內，忽奉該小蘇軍當局命令，必須於廿分鐘內開出大連港，否則，蘇方對該艦之安全不負責任云。

根據中蘇條約，大連為我國開關之自由市，主權仍歸我國，蘇軍戀棧不去，根據何種條約或理由，實在令人不解，假若無條約為根據，又無理由可以藉口，那末，蘇軍的不撤去，就是破壞中蘇友好條約。我國因內政不靖，尤其因內政所以不靖原因，多與蘇聯關係在其中，所以不欲於此時此際，激刺蘇聯，而造成更複雜形勢，所以隱忍迄今，希望以外交步驟，解決問題。否則，我國大可根據中蘇條約，促蘇聯撤兵。誰料到我們這「友邦」，捉住我們這點，始終不撤兵，這實在是一宗至大的憾事。

據廿一日大連合眾社訊，蘇聯顯然要繼續控制大連，至少在未與日簽訂和約之前，蘇軍不願撤出大連，我們對於這一新口實，實在感到啼笑皆非，對日簽訂和約，是遠東國際問題，再明白一點說：是美英中蘇對日的共同問題，而非中國的單獨問題，更非中蘇兩國間的問題，蘇聯如竟因此而駐兵不去。這並非理由，這完全是蠻不講理，破壞中蘇條約。蘇聯口聲聲講和平，試問破壞中蘇條約，違反世界憲章，就是愛好和平，維護和平嗎？

憲草三讀通

過

國民大會中提出的政協憲草，已於前日在國民大會中作第三次通過，雖經波折，雖有人從中作梗，但終於最高領袖人格的感動，和全體國民迫切要求之下，化除一切紛爭，趨於平坦之途，政府已於廿六日公佈憲法全文，公佈之後，國民政府將依照憲法規定，於三個月內制定並公佈左列法律：

目錄
頁畫
浴在峇里
卷頭語——一年回顧
時事解剖
戲劇藝術新論
配給店(獨幕劇)
啼笑皆非(二)
殘廢的納粹科學家
幽默拉什馬

- (一) 關於國民大會的組織，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及罷免。
- (二) 關於總統及副總統之選舉及罷免。
- (三) 關於立法委員之選舉及罷免。
- (四) 關於監察委員之選舉及罷免。
- (五) 關於五院之組織。

我們希望憲法通過後，而成為正式國家根本大法之時，不論甚麼黨派，應該毫無條件遵守奉行，因為這是國家興亡所繫，黨派為大部份人民代表，故各黨派本身不但須要遵守，而且須督促人民一體遵守，認真執行，方能期國家趨於真正和平，團結與民主大道。

我們始終認為杯葛國大為另一問題，舉行憲法討論時，中共等亦有參加，今既經國大未加重要修正而通過，則中共等對該憲法，就須擁護。不但如此，且應力促其遵照實施，果能如此，則中共等所要求者為民主，所要求者為打倒一黨專政，此兩者既告實現，當再無理由可以反對，我們相信，如各黨均能忠誠徹底奉行該憲法，則中國可隨時趨向於富強之途。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不僅為各黨派所保護，且為全國人民所擁護，因此，凡破壞憲法者，即為國人之公敵，屆時國人可羣起而攻之，以一黨一派為敵，尚能希望爭執或取得勝利，如以全國人民為敵，則任何黨派必將無存立之可能！

大西洋憲章成為具文

一國之憲章，為一國之根本大法，世界各國之憲章，為世界各國之根本大法，破壞一國之憲章，為摧殘一國之和平，違背世界憲章，則為摧殘世界和平，憲章之可貴，貴乎各國遵守奉行，否則雖有完備之憲章，而被視為具文，是則雖有等於無。

第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為求永遠和平計，先後有若干國際協定，大西洋憲章與太平洋憲章之制定，可是世界問題不但未能解決，而且愈加紊亂與危險，其原因無他，在於各國之視憲章為具文，羅馬教皇於聖誕節向世界廣播，責各國政治領袖，互相猜忌，缺乏誠意，以至世界紛爭迭起，迄無寧日，誠如教皇所言：「……人類之新苦難已極明顯……」以目前世界局勢言，戰爭在所不免也……「云云，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一語道破世界整個危機。一時代進入原子，殺人利器日新月異，如人類不團結一致，設法消弭戰爭之因，而仍舊各執一見，互相猜忌，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世界大戰又將蔓延，禍及整個寰宇，在新科學發展之下，世界人類將無地自容！

希望莫斯科會議，繼續聯合國大會精神，互相讓步與諒解，將歐洲大局早日安定，以此為張本，遠東局勢亦不難解決，如此，世界和平始能有望。

戲劇藝術新論

趙如琳

從古到今，許多劇作家都曾嘗試對戲劇下一個簡明的定義。

古希臘的哲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他的「詩學」裏說：「悲劇是人類行為之模仿」。這是最古的戲劇的定義，後世的批評家大都從這個定義引申或解釋，想把戲劇的定義說得更具體更詳括。例如浪漫主義時期的德國劇作家席勒(Schiller)在他的「美學及哲學論文集」中「論悲劇藝術」一文裏說：「所謂悲劇，便是一串相連的特殊事件之詩的模仿(組成一完整的行為)；這種模仿藉人類受痛苦之情形顯示出來，而以激起觀衆的憐憫為其目的」。寫實主義時期的美國理論家福克萊(Harold Fiske)的意見，以為「悲劇是完整的行為之模仿，這完整的行為要經過一種明確的手術，使它適合於人類同情的注意。同時把偶然的事件作成一種連續不斷的連續而發展，簡詞句，人生的象徵，實際及條件以表出之」。

說明得比較完滿，而且能包括戲劇實踐的具體的，要算近代美國劇理論家漢密爾頓(Hamilton)所下的定義了。他說：「戲劇表演人類意志間的鬥爭，由演員，在舞台上，當觀眾，以情感而非理智的力量，及客觀動作表出之」。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定義，如「喜劇應當是人生的「一面鏡子」(見萊奧的「漢堡劇評」)；「戲劇是生活的反映」，「戲劇是社會教育或文化教育的主要方式」等等。

但一切這些定義，有些是偏於美學的觀點，有些僅說明戲劇的功能，有些祇解釋戲劇的原理，對於戲劇藝術所包括的複雜的性質之整體，不能作全面的闡明，因而常會招致許多誤解。為了使那些對戲劇研究發生興趣的人們更加徹底地瞭解戲劇藝術的真義，因對戲劇藝術之異於其他藝術方式的及其本身固有的特質，試行詳加分析如次。

一，戲劇是訴之於視覺和聽覺的藝術

古今中外對戲劇流行最大的誤解便是目為戲劇是一種文學。這種誤解形成的原因便是因為歷來，直至十八世紀以前，都缺乏對於劇場實際的記載。以致一般研究戲劇的人，祇有從古代劇本的研究去接觸前代的藝術，去揣測當時一切的演出情形。於是便誤以為這種紀錄對劇本(Drama)便是戲劇(Drama)之全體。大學裏把古代劇本列為文學的一種課程，社會上亦通稱劇作家為戲劇詩人，把他列在文學家的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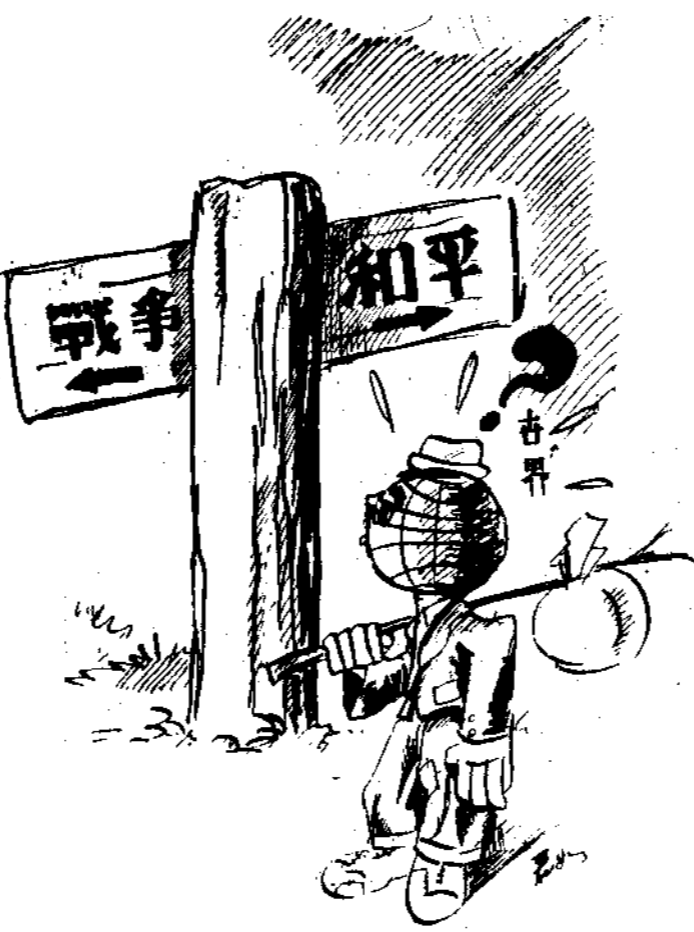
有許多理由足以證明戲劇並非文學之一種，反之，文學却是戲劇藝術之一個組成的要素。遠古戲劇之最初的形式是歌劇，純用手勢表演，完全沒有對話。流行於十六世紀意大利的面具喜劇(Commedia dell'Arte)也並沒有劇本的撰作，而祇有劇本提綱(Scenari)。這正如我國的文明戲演出的情形一樣。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明戲劇是需要實際的，是一種動作的藝術，在它的組成中，文學固然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但並不是唯一主要的要素。

我們絕不否認戲劇中文學要素之重要性。假如不靠著文字流傳，我們將無法欣賞古代的劇本；假如前代的劇作家沒有卓越的文學素養，他的劇本亦不能超越他自己本身。但我們卻不要因此而誤會以為劇作家是劇場裏唯一的藝術家。劇場史的智識，告訴我們最古的劇場原是無師家之子；從希臘時代起以迄古典主義時期，一般人則以為詩人才是劇場之父；十八世紀，歐洲戲劇文學衰落，偉大的演員輩出，史家又稱之為演員的時代；到了十九世紀產業革命以後，劇場的物質情形有了極大的進步，舞台藝術家一躍而登劇場裏最高的寶座；廿世紀初，戈登克雷高唱劇場藝術之復興聲浪於演出者的復興。直至最近，歐洲劇場藝術的趨勢又重複把演員恢復於劇場中主導的地位。戲劇在其發展的行程中繞了一個大圈子，劇場把它的桂冠輪流頒送給組成它的各部門的領導人。可是這種劇本觀念的循環祇說明戲劇藝術的各個組成要素，由來都在不斷。

的藝術思想之下互相爭鋒。假如我們承認劇場藝術最高的理想，是在使劇場中各個元素能達成有機的統一的話，那末，俄國的梭羅古勃(Solov'ev)之主張以劇本則為演劇之最高表現，和英國的哥登克雷(Gordon Craig)之主張以俳優代替活的演員，都是些偏激之論，而以戲劇是文學之一種，其見解是與以爲演劇不是藝術的論調同樣地背謬的。

其次的誤解，便是以為戲劇是單純的歌唱的藝術。前清的遺老們作劇到「戲」一戲，他們坐在那兒閉上眼睛，不願舞台上動作的進行，滿袋依着歌唱的韻律搖擺，手拍不停地在腿上擊節，整個心靈完全陶醉於演劇中的音樂裏。而英文慣用的「劇業」(Theatre)一字，其原意亦本為「聽業」，那就是說，外國的劇場觀客也是對於「聽」戲的。這緣因，在中國而言，是爲了中國從來祇有歌劇，到了清末才開始有純粹話劇的輸入。在歌劇中自然歌唱與音樂佔了主要的地位。至於西歐，最初的演劇是從舞樂與音樂混合而成的。希臘戲劇的演出，有合唱隊，有音樂伴奏，而且劇本文體也是採用抒情詩，實在說來，純然是一種歌劇的體例。後來，合唱隊取消了，狹義的音樂離開了演出，才有純粹話劇的誕生。但劇本文體，直至十九世紀寫實主義興起以前，一向都是採用詩式。加之以當時劇場藝術的其他要素都不發達，就是演員藝術也祇看重於朗誦的技巧，將個舞台劇作家的才華與辭藻所獨佔，觀衆祇好單聽覺上的滿足了。

這種見解和現象當然是不適當的。因為「戲劇」(Drama)這個字的原義，不論中外，都含有動作和表演(To Act)的意思。在批評戲劇中演員，離不開他的「聲色」，雖則「聲」佔了首位，但「色」和「演」却不能不具備。在話劇的劇場裏，動作也實在比對話重要。尤其是近世話劇的演進，更趨向於動作與表演。



走向那裏去?

君如作

一個演員單獨在台上朗誦詩歌的詩歌，他似乎顯去「看」即使一句對話也沒有而能把握其注意的動作的表演。他們所要求的是好的戲劇內容，却不注重劇本文體的風格。

其實，劇場的舞臺表演是既要看又要聽才能圓滿地欣賞的。觀眾用眼睛去看動作，色彩，和線條，用耳去聽對話和節奏。不僅如此，他們還要用「心」和「心耳」去領會整個劇動作的進行，情節發展的節奏，分析性格與內容，批判與接受劇的旨意。

演劇既以時間和空間藝術的特性而獲得表現和感化的獨特的性質，所以說，它是訴之於視覺而兼聽覺的藝術。

二、戲劇是訴之於羣衆的藝術

本來一切藝術方式，不論是描敘藝術或是形象藝術，總不會以呈訴於單獨的個人爲滿足。但是連續地呈訴於個人的心靈和同時地訴之於羣衆的羣衆，這中間，是存在着顯然的區別。

每一種藝術方式，都有其獨特而雄偉的呈訴力。一本小說可以影響整個民族的命運；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之引導去國處於封建壓抑之下的德國青年陷於悲觀的絕境；我國的神性劇使連環圖之誘令兒童趨於迷惘的歧途。馬賽曲成爲法國革命進軍的前奏，埃下的楚歌竟成了解放軍的軍心。一幅繪畫可以決定一個人之一生；而古代部落和野蠻民族之戰爭無不藉藉一整個集體的意志。然而，詩歌與小說，繪畫與彫刻，雖則它們各自都擁有千萬的讀者與觀眾，但是它們却是無限地訴之於每一個人的心靈。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環境，而且可能在不同的心情，懸殊的教養程度之下去欣賞那些藝術品，因此他們所發生的反應未必能一致。但是戲劇以其表演者和觀眾之間所存在的活的直接連絡，以其動作活動之唯一和非反復性，和爲了它的內容必須是生活之具體的表現，一方面既綜合了各種有關藝術的呈訴力，一方面形成在同一的時間，同一的地點，使同一的觀眾呈現同一的反應，這種唯一一的特色。不管觀衆的文化素養是如何地軒輊，但是在良好製作之下的劇本的主題及劇場的具體情調總不致於爲觀衆所誤解。而且它的傳達確實比之同樣呈訴於羣衆的音樂，演講，和舞蹈，來得具體，直接而有力。

戲劇呈訴之現實性，顯示戲劇家不能忽視他的時代精神，名畫名歌，大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但是斷不會有當代人所不喜歡的戲劇，將來突然會受羣衆的愛護。偶爾有些詩人和畫家，在死後才成名，他們的藝術的優點要在相當時期之後纔爲批評家所發掘和推崇。可是戲劇家却必須生活在時空中，直接地站在當代羣衆的面前受着他們的評價的試驗。假如在舞臺上表演的東西和觀衆的思想情感趣味要求以及文化成長的速度有了距離，則這些東西必然爲羣衆所摒棄。

戲劇呈訴之通俗性，更嚴格地規定戲劇家不能爲個人而寫作。儘管有些藝術作品，其創作的企圖祇在愉悅少數人或是僅在博取某一個人的青睞。可是戲劇必須在羣衆面前表演，而且必須適合各式各樣的人才才能獲取成功的保證。劇場，除了有特殊的宣傳的目的，不能選擇它的觀衆。男女老幼，知識份子與販夫走卒，各抱着不同的目的聚集於劇場。他們迥異於懷着一意而來的宗教或政治集會的羣衆。他們有不同的文化水準，不同的嗜好。戲劇家必須運用多種的方法去適合他們的要求，以共通的思想與人類基本的熱情去領導和激動他們，使他們的反應趨於同一的方向。對於缺乏教養的羣衆，戲劇家應該用「適合」而非「迎合」的方法，「通俗」而非「庸俗」的材料，去促使他們在文化上的成長。陳腐高深的戲劇，即使能滿足少數的思想家，但它的力量祇及於知識階層；而徒重低級趣味的演出，則不特毫無藝術價值，且喪失了文化教育的意義。因此，最好的戲劇應該是最通俗的戲劇，換言之，即能使羣衆共賞的演出。

戲劇根本發生於民間，它應該訴之於全人類一切階層，它應該是全民所共有，全民所共享的一種藝術。

三、戲劇是條件性的生活之具體表現

戲劇是在舞臺條件範圍之下生活的具體表現。

舞臺的條件性，限制了戲劇家創作上的自由。他的取材不能像小說家那樣地翱翔於廣闊的天空，不能像詩人那樣地隨着飛躍的靈感，不能像音樂家那樣地追求着情感的旋律，不能像畫家和彫刻家那樣地擷取大自然的精華。一個民族的興亡始末以至一個個人性格之刻劃，都可以採用爲小說的題材；詩人的活躍而不竭的想像可以表示於長篇的史詩或是僅有三行兩行的短歌；一個主題之鋪陳的進行或是多樣的發展可以成功一首小曲或是幾個樂章；驚心動魄的鬥爭場面與手舞足蹈的人物花弁都是畫家和彫刻家所喜愛的題材。然而戲劇家却必須在有限定的時間以內，舞臺條件範圍之下，當羣衆表演一個依因果律而發展的完整的人生故事。而這個故事又必須含有令人類意志間的鬥爭的內容，含有爲情感而非理智的力量所推動的人物，方能適合於戲劇之條件的本質。俄國的小說家屠格涅夫(Turgenev)曾經說過，任何人的「一生」總有一兩個精彩的片斷可以成爲小說的材料。然而並不是任何人的生活都可以成爲劇作的源泉。因爲戲劇所需要的是「戲劇」的故事，有鬥爭意味的故事；「戲劇」的人物，那即是「動」而非「靜」的人物，富於「情感」而非重於「理智」的人物。

這也可以說明爲甚麼戲劇家和其他的藝術家不一樣，對於大自然的靜態會毫不關心，對於名山勝景不大感到興趣，而寧願生活於紛擾的人羣中的緣故。

劇場的物質環境，舞臺技術的設備，與同伴的藝術家的賦性與才能，也是劇作家所單獨感受的在創作過程和創作形式上的極格。露天的希臘舞臺，祇適合於抒情劇的表演；莎士比亞時代講壇式的舞臺，唯有創作修辭劇；十七世紀的圓形舞臺，不得不偏重於俏皮的對話與流暢的應答；十九世紀鏡框式的舞臺興起以後，才有產生幻象劇之可能。現代劇場觀念有了新的發生，而新的舞臺方式之可能性已日漸擴大，創作體系又與整個演劇中其他互相關聯的體系共同發展和從新確立。總之，戲劇是以真實爲其生命的，戲劇家必須在劇場實際和舞臺條件範圍之下，忠實去表現生活。

所謂「表現」是與「再現」相對的名詞。自然之「再現」或是生活的「反映」是寫實主義——資本主義時期的寫實主義——藝術理論中所慣用的術語。創作者以客觀的態度，像科學家似的把客觀現實加以解剖分析，忠實地把握現實的表裏與影射地再現出來。這種方法的缺點，在於往往祇顯示自然界的物體與現象之外在的形態，而忽略了構成物象之內在的精神。實在說，大自然是無法如實而圓滿地再現的，最多不過做到外形近似或是臨肖的程度。而且藝術的手法不應以陳列及模仿爲上乘，藝術家的理想亦不應僅以反映現實爲滿足。這種以「真」爲第一要義的藝術觀，以爲「真」便是一切；把「真」與「美」機械地分立，實在不是正確的理論，也不是現實主義的藝術家所願行的方法。

現實主義或是新寫實主義的藝術家創作之目的，不在於把某種一定的世界觀之生活如實地反映，而在於把握構成現實之內在的動因，通過作者之正確而樂觀的人生觀，把它創造地表現出來。

四、戲劇傳達之介體是有創造意念的人類

許多藝術方式，其傳達的介體都是沒有獨立生命的。畫家用以表達他的藝術意念的工具是顏色和筆墨，祇要他能夠習到熟練的技巧，便能如他地宰制他的工具。詩人與小說家揮動他們的「生花妙筆」，便能創造出許多優美的傑作。舞臺家，音樂家，彫刻家，他們的藝術思想之能否圓滿地傳達，總視乎其成功或失敗於操縱那附屬於自己生命之軀體和那些無生命的介體。而那些藝術創作價值之高下，直接關係於創作自己之天賦與素養。

但是在戲劇演出的創作過程中，其情形之複雜遠非任何藝術方式可能比擬。劇作家以演員爲主要的藝術傳達體，演出者或是導演以演員及其他舞臺藝術家爲其藝術表達之工具，演員又以自己的生命與生活爲創作的材料。劇場裏這一切的工作人員都有自己獨立的生命，都有其獨立的創造意念，都不甘於作爲工具，作爲附庸。因此戲劇的演出不要單靠看好的劇作家，還需要有良好的導演，好的演員，和好的舞臺藝術家。一個優美的劇本，如果交付給一班拙劣的演員，一定會表演得不得人目；無經驗的導演或技術幼稚的舞臺藝術家會把演出的效果減損或是破壞。因此必須尋求這一切的藝術家之完好無間的合作，才能創造出調協而均衡的完美的演出。

從來，劇場裏流行着一個錯誤的觀念，便是以演員不過是劇作家和導演的工具。他應忠實而不加批判地根據劇作家的創作，絕對接受導演的指示，把劇本的人物在舞臺上形象化。照這樣來看，演員不過是劇本之附以姿態的朗誦者，極其量也不過是一個忠實的劇本解釋者。演員的工作果真是這樣地簡單麼？假如這種解釋是對的話，那末，我們將看見在舞臺上擠滿了都是行屍，沒有靈魂的軀殼。更難怪一些過激的人，竟否認演員之爲藝術家之存在。例如杜赫(近代意大利最有名的女演員)因爲憤慨當代缺乏自覺之努力的演員演技之衰微，甚至詛咒他們「齊死亡」。又如戈登克爾(近代英國的偉大的演出者)爲了演員之難於駕馭，極力主張以傀儡替代活的人類。他竟說：「演技不是藝術，所以演員不是藝術家，因爲「偶然」是藝術家的敵人。……只有從計劃中才能夠產生藝術，因此很明顯地，要完成任何藝術精品，我們必須用那些能由我們設計的材料來工作，「人」就不是這種材料」。

的確，人不是一種可以任別人支配的材料，爲的是他有自己的意志。歷來的導演錯誤地祇把演員的軀體來作他的創造的材料，但是這軀體是屬於演員的，它必須受他自己的神靈中指揮，換言之，在舞臺上，演員有自己的獨立的創造意念。因此正確的導演方法，應該把演員當作一個藝術家，創造的協同者，而把演員的創造力——既不是他的軀體，也不是他的靈魂——來做導演的創造的材料。

五、戲劇是綜合的藝術

從藝術的發生史來看，戲劇產生得最遲。它在彫刻，繪畫，詩歌，音樂，舞蹈這些藝術已經存在之後才出現，因爲它是由這些藝術組合而成的。但是，正如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之化而成一機，這些不同性質的藝術元素，經過綜合取後，成爲了一種獨立的藝術。

戲劇究竟綜合些什麼呢？根據艾登的意見，組成劇場藝術的五個要素是：對話，動作，線條，色澤，和節奏。表出這五個要素的劇場工作為戲劇文學，演技，導演方法和舞台裝飾。所關涉到的學問為：文學，哲學，心理學，社會科學，建築學，電學，力學，光學等等。實在說，任何藝術方式都與戲劇有關，而大多數的科學都成為劇場人物所必需獲得的知識。

戲劇既綜合了時間的藝術與空間的藝術之性質，可是如何綜合呢？如何使它所包涵的各個獨立而又相關的元素調和統一起來？這是劇場藝術的一個最重要而又最困難的問題，一切的劇場藝術家都把这个理想懸擬為追求之的。但是直至現代為止，我們可以說還沒有見過任何劇場藝術家能夠成功於這種綜合之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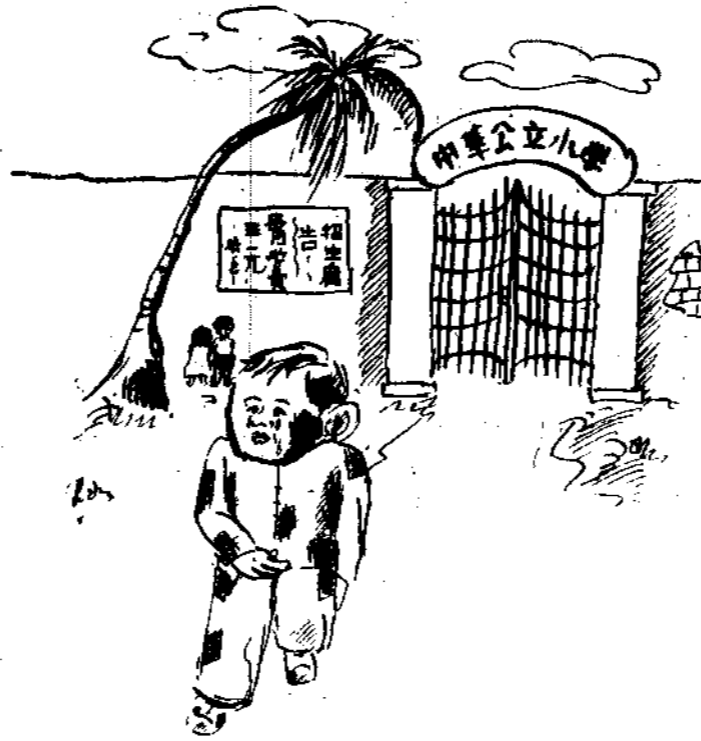
失敗的緣因，第一在於各個元素從來不曾得到他們在整個綜合體中應有的地位。換言之，有些元素向被視為可有可無的附庸；有些元素有時被壓抑至最低微的位置。總之，各個元素在整個綜合體中所應有的組織的作用，和他們之間可能發生的相互的影響，似乎都來都不以劇場藝術家所應注意或適宜地處理。

本來，劇場藝術這些元素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是訴之於感覺的要素，一是訴之於心理的要素。在完美的演出中，這兩種要素應以並重才能產生純一的舞台景象。但自希臘以後以迄於近代，劇場為了物質條件的限制，一向都偏重於戲劇文學或演技，這就是說以心理要素為第一義的內容，而現代劇場為了物質設備的空虛，又流行以感覺要素為主的演出，如歐美目前會弄弄舞台技巧的演劇，和電影中的彩色歌舞片之勃興便是顯著的例。不論偏重於那一類的要素，都是會減少藝術之統一性的。想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將各個元素在整個演出中所應有的組織的作用重新估價：這些元素之於戲劇，猶之乎各種顏色之於繪畫，各種音階之於音樂一樣，都無分輕重地各有其重要性，和互相依存或補足的關係。然後，在整個演出的創作過程中，注意各個元素之適宜而均衡地發展，以達到和諧統一為最高的境界。

以往的戲劇演出大都不成功於綜合。第二個原因，在於綜合的方法還不曾被徹底瞭解，或是綜合的方法還不曾運用得宜。所謂「綜合」，與「混合」不同，「混合」是各個元素之無節的並列，而「綜合」則是各個元素之有機的統一。以往的戲劇演出，各個元素大都無節地並列，例如過去有許多佈景的設計則透視畫和平面的佈景，祇在表明動作發生的地點，既不能對戲劇的情節產生適宜的情緒，更與演員肢體活動之造型性不協調。又如過去的燈光設計，目的大都在於照明演員，不能賦予演員的動作，以更豐富的生命，或在演員面部及在背景上造出許多不必要的陰影，以致破壞線條和整個氣氛。在這種情形裏，各個元素不但沒有克盡他們在整個創作中應盡的任務，反而互相衝突或破壞了藝術之完整。

要達成真正的綜合，劇場藝術的各個組成元素第一要取銷了他們本身獨立的性質而趨於「劇場化」，例如美術應成為劇場的裝飾，舞蹈與音樂應成為舞台化的舞蹈與音樂。它似參與戲劇的創造工作，應以服務於劇場為工作的原則。第二，這些元素應共同臣服於劇場的單一意志支配，各站在自己的崗位，向着這單一意志進行，絕不各自為政地畸形發展。第三，在一切元素中找出一個主導的元素，以其為核心。其他之元素環繞着這個核心而活動。以往，在劇場中流行的觀念，錯誤地以劇作家為創造工作的核心。正確的論點，應以演員的藝術為劇場藝術之基礎，因為戲劇就其本質而言，應以演員的藝術、動作的藝術。因此，劇作家應為演員的藝術而寫作，導演應以指導演員的活動和統一全體創作觀念為職責，舞台裝飾家設計之目的，應在於補助演員活動之能力，深刻性和表現力。必須有了核心，複雜多樣的元素才能夠有機地統一起來。

戲劇藝術之綜合性，使它成爲一切藝術中最複雜而在實踐上最難成功的一種方式。我們也許可以說現一幅完美的繪畫，一首完美的詩歌，或是一座無瑕的彫刻，但是直至現在為止，我們還不曾見過一個完美的戲劇演出。



回家

君如作

六，戲劇是民主的藝術

在古代的劇場裏，一切的戲劇工作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如傳說所云的第一個戲劇家，紀元前六世紀的希臘人迪司比斯 (Thespis)，他是唯一的劇作家兼演員，同時也就是導演。後來跟着社會的進化，劇場裏開始分工，首先把劇作和表演分開由不同的人負責，演員以勞動者的地位和劇作家簽定了工作的契約。社會的生產方式愈加複雜，劇場裏的分工也就愈加精細。到了現代，劇場已成為一個最複雜的社會組織，一羣性質多樣的有機體的組合。它具有一般社會團體所具有的那種完形的特性：各部份的互相依賴性，和極小的完形的團結性。但其各部份互相依賴之密切，使它成爲社會上完形性最強的團體；而其對於個體存在之重視，雖大部份爲團體所限制，却使其行爲不含非社會的因素。

現行的劇場組織，包括劇作者，演出者或導演，演員和舞台裝飾者這四個勞動的主體，各以其不同的工作參與戲劇藝術的創造。如何能將這班勞動者的創造意志集中起來，以期獲致藝術表現之調和與統一？如何能領導這班複雜的團體向着共同而單一之目的進發？這個問題曾經使許多近代劇場藝術家極其苦思而迄無解決的辦法。有些人曾建議由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者去宰制劇場，有些人曾嘗試用一種確定的美學體系去範圍劇場的一切活動。如戈登雷主張劇場裏一切的工作人員應臣服於一個超級導演 (又名舞台監督) 或是演出者的創造意志。劇場裏祇有他是唯一的藝術家，其他的人都處於俯首的地位而執行他的計劃。克雷認為祇有如此這般的權威者才能把沉淪了的近代劇場藝術拯救和復興，祇有如此戲劇藝術的創作纔有統一的可能。但是劇場果真如機器工廠一樣，其工作人員祇需用手和技術來執行工作麼？這一班活的有機體在從事這種非機械性的文化生產的時候，能夠甘願作爲傀儡而壓抑自己的藝術創造的衝動麼？在另一方面來說，這樣的一個超級導演，除了劇本可以藉助於劇作者之外，其餘一切的設計都須由一個人單獨負責。這種必需具有特殊才幹和精力的超人，是否容易發現？事實上近代偉大的演出家如戈登雷本人，和德國的萊因哈德 (Reinhardt)，他們在實踐上還不會達到超級導演的理想，克雷之特出的成就祇在於裝飾的設計，而萊因哈德的演出，仍須靠着許多天才裝飾家的支撐。

劇場裏這種藝術上的獨裁思想既受理論與實踐之打擊，於是另外有一班改革家，企圖以一種確定的美學理論，從「外在」去接觸演出的問題，那即是，用固定而有限的解決方法去處理舞台。如蘇聯的梅萊荷德 (Mejerhold) 之力倡構成主義的演劇體系。在這種體系之下的演出，劇本被改以適合演出者的解釋和表現的風格，有時甚至完全與原作者的精神相背離；演員必須先受他所獨創的「演劇力學」之嚴格訓練，以程式化的演技獲取演出形式之統一；舞台裝飾更需絕對依照構成主義的教條而設計。但是把一種嚴格的不變的「木旁」予加之於劇場，而強迫不論何種劇本都無區別地搬進這個「木旁」予裏，劇場的感情實在是有化石的危險的。這種把自己關在一個狹窄公式以籠罩的企圖，會把美學的感覺性變爲遲鈍，和損害了劇場藝術所由發生之真正的泉源。再者，這種想從外在去解決劇場的理論，往往是個人的藝術家狂想的結果，而非劇場裏一切工作者集體性的傾向，因此其他的工作者所獻出於劇場的精力，祇是機械地執行而非創造地合作。

劇場工作之複雜繁雜的性質，根本決定它的組織必須趨於民主化。各部門的藝術家必須徹底瞭解自己在整個綜合的創造中應佔的均衡的地位，同時對自己的工作有堅強的信心而又意識到藝術上之基本與從屬的關係。在單一的領導意志經過共同決定之後，各盡所能地親密的合作。唯有在真正的創造之服務中，一切天才之使用才能成爲正當。

至於戲劇表現之民主性，已具見於戲劇呈訴之通俗的性質中。戲劇必須靠着觀衆的欣賞才算達到演出的完成。觀衆的文化水準，思想要求，世界觀，文化成長速度與趣味等決定劇場的主題與方法，戲劇的形式和內容。而劇場，相互地，也就是教育觀衆使其成長和養成其正確的生活態度的場所。但是民衆之欣賞戲劇，因爲它是生活之具體表現，無需如欣賞音樂繪畫之需要智識的素養，也不同於欣賞小說與詩歌那樣地必先通過文字的理解。因此，它確實是最易爲大衆所接受的藝術，在民主政治之推廣中，無疑地它將成爲最爲有效，最直接或而有力的文化教育之方式。

在簡易地敘述戲劇藝術所涵有的一切特質之後，我試行將戲劇下一個能指出一切特質的定義：「戲劇是一種由集體創造而成的人體動作的藝術，以現實生活之具體表現爲其內容，其方式須通過當代觀衆感覺與心理之理解，而以達成舞台與觀衆之綜合統一爲表現之目的。」

配給店 (獨幕劇) 蕭颯

時間：現代——一個晴朗的早上。
地點：馬來亞某市鎮。

人物：買大腹——五十多歲，黑暗時代賺了一大筆錢，做過「華僑」會長，而今又是坐著某領事館最高階第一把交椅的所謂「僑領」——X X 雜貨店的老板。
買可畏——四十歲左右，大腹的宗侄，是個長袖善舞尖酸附勢十足市儈典型的人物，修著陸軍裝頭戴的尖酸袋，滿著無數的買辦商賈，該雜貨店的書記兼經理。
陳如牛——四十餘歲，夥計。
阿狗仔——三十四歲，小夥計。
孔書鏡——約三十五歲，專做買賣生意的「遊擊」商人。
黃雲鏡——日寇時代的流氓，而今竟搖身一變做起王家暗排來，三十歲。
李尚窮——二十餘歲，滿肚子的不合時宜，患著歇斯底里症的窮青年。
警察甲——不會說話話的土產同胞。
警察乙——馬來人。
警察丙——孟加里。
民衆數十人，有男的，女的，幼的。

佈景：一間相當深敞的雜貨店，兩邊牆架上擺滿了茶葉罐頭食品，靠右的店口有一張櫃檯，上面有帳簿筆算盤之類，櫃檯文具，左邊內側擺著一道長方形高約三尺的木櫃，櫃內有鐵櫃，掛鐘，電話機，以椅，辦事櫃椅子等，右邊有一道通往內室的門，台下的觀衆隱約可以看見門內堆積著的米豆雜貨一部份的輪廓，正壁上懸著幾幅「萬壽圖」，「陶朱事賞」，「商界雄師」；之類，實詞鏡架，店門正中掛著「X X 金字招牌」，右側的牆下放著一塊寫著「男人三斤女人一斤」的黑板，靠門時；買可畏則在木櫃內的以椅上，嘴咬牙籤，吸著紙煙，兩腳騰起在辦事櫃上，很入神地翻閱報紙，陳如牛在店口櫃檯旁，兩手拿著四條打槍牌和兩點牌的香煙自出，很吃力的把香煙送到高木櫃的櫃面上，慢慢的逐條拆開個個整齊，然後長長的舉目望著正在吸煙悶悶的可畏。
狗仔：(赤膊短褲，面黃肌瘦)阿畏叔，裏面的紅貓藍海軍頭都出來嗎？
可畏：(架金匡(木旁)眼鏡，一身烏黑唐裝，專報站起)誰叫你拿好煙仔出來買呀？(怒目視狗仔)。
狗仔：(唯唯，但仍不懂事的)是是：今天單單買這四條打槍牌就夠了嗎？
可畏：(暴跳，奔出櫃外舉起手狠狠地打了狗仔一記耳刮子)呸，放你娘的狗屁，你這小鬼配管店裏的大事嗎？掃地洗痰盂沖茶煙是你的分內事，其餘的都不准你過問多嘴：(步回櫃內)。
狗仔：(低下頭，含著淚，又不敢用手去拍它)是是：(幽幽地進內拿出掛帶在店口掃地)。
如牛：(穿汗衫唐裝短褲，停手，轉過臉，助對寫字的)真是噉！小鬼像，賤骨頭，多嘴多舌的，娘乳都未吃足便來惹我，幫天讓手癢腳，好不對人眼：(依舊打掃貨物)。
可畏：(怒氣未息的下)，不是聽在他的毒婦娘的臉上，早把這小飯桶趕出去當叫化子了！

狗仔：(無聲的哭泣，邊掃地邊揩淚)……
電話鈴響。
可畏：(接電話)哈囉！哈囉！你是誰？阿，黃先生嗎？找阿畏伯？他老人家還未起床呢！唔：昨夜在公館打牌打得晚了，回來一直睡到今還未起床！——有要緊的事嗎？唔：請等一會兒！(放下聽筒，向狗仔)小鬼，快叫頭家起來聽電話！
狗仔：(擱了掃帚)是是：(急步進內)。
可畏：(慢步徘徊，小聲自白)入他娘的狗暗排，一天來幾次電話，總是有要緊的事，商量商量，每次都是要錢，打把戲般的，不是拚油就拚醋！(大腹阿狗出)。
大腹：(肥大體態，滿臉煙油，穿睡裝，生氣的)天早地早就來吵我鳥的，誰的電話呀？
可畏：(恭順的)是黃麻子暗排來的！
大腹：(接聽)喂，你是誰？……黃先生嗎？唔，我是大腹，有甚麼貴幹？吓？要五十塊錢？昨晚打「三張」輸了？呵！唔：有，有，有：你等會兒來這里取吧！不，不，那有什麼問題，我們都如同胞兄弟般的！是是：哈哈：喂，黃先生，這期的配給貨已於昨晚到了，唔：五箱紅貓，四箱黃珍，四箱海軍頭，二箱打槍牌和兩點牌：是是：火水也到了：是是：煙仔火水除了留多少在店面零售其餘的統統都要割給人的！下午你若有空請來帶我出賣：好！好！謝謝你！再見！再見！(放下聽筒)。
可畏：黃麻子又要錢嗎？
大腹：唔，五十塊，他昨晚賭三張輸了！
可畏：他媽的，到一帶貨就要敲榨一次，真比吸血鬼還兇！
大腹：當然囉，不給這些鬼暗排一些兒油水我們的黑市那兒做得成。
可畏：(討好的)對，對，這就叫作陶朱致富訣呀！(詔笑)。
大腹：哈哈！(得意大笑，忽想起件事)喂，這期的香煙已割給同發，錢算已歸還手了，但，那二百二十珍火水呢？找到了「坑頭」沒有？
可畏：昨晚已跟孔書鏡接洽過了，看他的意思九塊二角半一珍他可要五十珍，是現款出賣，但我因前兩日賣開九塊半，所以不肯立刻答應他，今天十點鐘他還會回來商洽的，你的意思怎樣？九塊二角半放手嗎？
大腹：如果一百二十珍他有可能一起食淨倒不要緊，因為前兩天楊老板介紹我買樹膠園，叫我今天去看樹，恐怕有可成事。唔……若真的成了事可要一大筆款子支出現呢，好，反正輪流轉不了許多，放手吧，不過，最要緊要現款交易！
可畏：待他十點鐘來時跟他說吧。(搔首)唔……這期的米牌米全都是一號選呢，在我的意思……不如將兩箱在棧房的甘榜發碎米和碎米換出來配給，那一號選作黑市賣。近日的選米價每担一百四十五塊，甘榜米才九十多，唔，一担差五十四塊錢，二十担……
大腹：(搶說)那好極了，好極了，反正這些山芭佬有王家平宜米買便算了，管得什麼好米或壞米？
可畏：(興奮)哈哈……一担差四五十，二十担便賺出千多塊，真不錯呀？阿畏叔：
大腹：(喜極)哈哈……老怪官真不愧為智多星啦！
可畏：哈哈……樹膠園又要多買兩依格啦！
大腹：哈哈……
大腹：(接電話)哈囉，是是：你是那一個？阿，張坐哪？什麼事？吓？商

會今早接到食糧統制局的信？唔，怎未說？商會印發的食糧配給票的傳單？好，好，你有空請擬稿吧，吶……大意是勸各糧食雜貨商勿做黑市，勿囤積居奇，勿操縱配給，是是……如違嚴懲……唔，現在我還有別的事，下午我來商會簽名蓋章，是是……(放下聽筒)。
可畏：什麼事？
大腹：聞食糧統制局商會頒發消滅黑市的傳單！
可畏：看起來上家近來消滅黑市的步驟更形積極了！
大腹：管他娘的積極不積極，我們幹我們的黑市！可奈何我這條「賊」！
可畏：(詔笑)那當然，老叔台有這這個領袖的招牌，誰會懷疑我們也幹這些黑市勾當？不過……
大腹：不過什麼？
可畏：不過我們也得小心一點，「沙練」脚一輪人捉到實實不是玩的！
大腹：那絕對不會，絕對不會，這些暗排狗官全都給我交道，稱兄道弟的，C C「馬打」一見著我「端」長「端」短的，他們難道敢跟我作對？至於那些窮光蛋山芭佬更不敢放半個屁！
可畏：(討好的詔笑)是是……他們如果敢惹我們簡直是在火炭頭上動土呢！
大腹：海(口旁)(伸阿欠)……近來商會的公事太忙了，多幾天領事要蒞臨本坡作什麼視察，今晚更得商會開歡迎會，X 副部長或許也將要來，少不了又要一番歡迎的籌備工作，他媽的，整天開這會開那會，弄得老子頭都昏透了……喂，老任台，店內的
事全都由你去主持吧，黑市貨遇有相當「坑頭」客就要放手，撤出些錢來資資樹膠園。
可畏：是是……是是，店中的事我自自有主意，你老人家儘可放心幹社會事去！
大腹：呼……(伸懶腰)今早鴉片都忘記抽了，唔，他媽的這來這庄一號土的黑市價又起了許多，唔，祇要老子的黑市生意得順利再漲多幾倍都有本領吸的哩！(入內，復出)喂，阿畏，等一會兒黃麻子來要錢可給他五十塊，順便叮囑他下午四點到棧房手出賣！我抽了煙吃過飯要去看樹膠園！(入)。
可畏：是是，不必你操心！(躺下吸紙煙)。
可畏：(坐起)阿牛哥，你聽好了貨踏三輪車去棧房做過五包甘榜黃米五包碎米來，今天要發第三十七期的米牌米呢！
如牛：(停手)是是：(入內)。
可畏：唔……順便帶過兩珍火水來零售，兩珍就夠啦！(作手勢)兩珍其餘的都要賣黑市：(向狗仔)小鬼，今日要特別小心呀！別跟山芭佬們說這帶有選米呀！……香煙也祇有打槍牌和兩點牌！知道了嗎？
狗仔：是是，都知道了。
孔書鏡上。
書鏡：(市儈打扮)早呀！頭家，生意好嗎？(直進櫃內)。
可畏：(起迎)阿鏡哥，早呀，吃過早飯沒有？(奉茶獻煙)請坐！
書鏡：(坐下)本來我打算十點鐘以後才來的，只爲那火水的事，今早有兩個外埠客到來零售，所以我預早來跟你商議……唔，一珍九塊二角半賣嗎？……好價錢，我轉割給人一珍不過賺五角錢，論理你們的貨是配給來的，公價一珍才兩塊多，現賺三四倍，大把「路數」呀！(打聽的)可畏：這是什麼話，你也是此道賺食的內行人，儲蓄有得賺，但，我們的費用也真大囉！

狗仔：(無聲的哭泣，邊掃地邊揩淚)……
電話鈴響。
可畏：(接電話)哈囉！哈囉！你是誰？阿，黃先生嗎？找阿畏伯？他老人家還未起床呢！唔：昨夜在公館打牌打得晚了，回來一直睡到今還未起床！——有要緊的事嗎？唔：請等一會兒！(放下聽筒，向狗仔)小鬼，快叫頭家起來聽電話！
狗仔：(擱了掃帚)是是：(急步進內)。
可畏：(慢步徘徊，小聲自白)入他娘的狗暗排，一天來幾次電話，總是有要緊的事，商量商量，每次都是要錢，打把戲般的，不是拚油就拚醋！(大腹阿狗出)。
大腹：(肥大體態，滿臉煙油，穿睡裝，生氣的)天早地早就來吵我鳥的，誰的電話呀？
可畏：(恭順的)是黃麻子暗排來的！
大腹：(接聽)喂，你是誰？……黃先生嗎？唔，我是大腹，有甚麼貴幹？吓？要五十塊錢？昨晚打「三張」輸了？呵！唔：有，有，有：你等會兒來這里取吧！不，不，那有什麼問題，我們都如同胞兄弟般的！是是：哈哈：喂，黃先生，這期的配給貨已於昨晚到了，唔：五箱紅貓，四箱黃珍，四箱海軍頭，二箱打槍牌和兩點牌：是是：火水也到了：是是：煙仔火水除了留多少在店面零售其餘的統統都要割給人的！下午你若有空請來帶我出賣：好！好！謝謝你！再見！再見！(放下聽筒)。
可畏：黃麻子又要錢嗎？
大腹：唔，五十塊，他昨晚賭三張輸了！
可畏：他媽的，到一帶貨就要敲榨一次，真比吸血鬼還兇！
大腹：當然囉，不給這些鬼暗排一些兒油水我們的黑市那兒做得成。
可畏：(討好的)對，對，這就叫作陶朱致富訣呀！(詔笑)。
大腹：哈哈！(得意大笑，忽想起件事)喂，這期的香煙已割給同發，錢算已歸還手了，但，那二百二十珍火水呢？找到了「坑頭」沒有？
可畏：昨晚已跟孔書鏡接洽過了，看他的意思九塊二角半一珍他可要五十珍，是現款出賣，但我因前兩日賣開九塊半，所以不肯立刻答應他，今天十點鐘他還會回來商洽的，你的意思怎樣？九塊二角半放手嗎？
大腹：如果一百二十珍他有可能一起食淨倒不要緊，因為前兩天楊老板介紹我買樹膠園，叫我今天去看樹，恐怕有可成事。唔……若真的成了事可要一大筆款子支出現呢，好，反正輪流轉不了許多，放手吧，不過，最要緊要現款交易！
可畏：待他十點鐘來時跟他說吧。(搔首)唔……這期的米牌米全都是一號選呢，在我的意思……不如將兩箱在棧房的甘榜發碎米和碎米換出來配給，那一號選作黑市賣。近日的選米價每担一百四十五塊，甘榜米才九十多，唔，一担差五十四塊錢，二十担……
大腹：(搶說)那好極了，好極了，反正這些山芭佬有王家平宜米買便算了，管得什麼好米或壞米？
可畏：(興奮)哈哈……一担差四五十，二十担便賺出千多塊，真不錯呀？阿畏叔：
大腹：(喜極)哈哈……老怪官真不愧為智多星啦！
可畏：哈哈……樹膠園又要多買兩依格啦！
大腹：哈哈……
大腹：(接電話)哈囉，是是：你是那一個？阿，張坐哪？什麼事？吓？商

善編：這當然，我不過是跟你開玩笑的呀！

可畏：（大笑）

善編：你是我的老主顧，價錢方面當然得比別家便宜。唔……這銀吧，實銀總數一百二十珍，除了零錢的兩珍外還有一百一十八珍，你若能全數食淨，那我每珍可以分派一角錢，一珍九塊四好嗎？

可畏：一百十八珍？好的，不過價錢就小老弟這道吧！

善編：哈哈！這錢才夠朋友呀！（探手內衣袋裏掏出一疊紅鈔票交給可畏，）先交二百塊，下午二點出賣時交清，唔……開一張單好嗎？

可畏：不必單單啦！這些黑市買賣，口實口實要無痕跡才好，不然給王家抓到「沙律」可不是作孽的！

善編：也吧，我下午三點叫阿金仔駛車出來出賣，別再別給他來呀！

可畏：這個你不用擔心，大家都是此道賺食的，都以信用為本的！

杜魯門的苦悶

下小。



善編：好，好，那末我走了，（起身）生意開辦！

可畏：不多坐一會兒嗎？喝過咖啡才去呀！

善編：不，不，現在我還有別的事，有空才再來打擾！（下）

可畏：好，好，（點頭）不送，不送！（轉身入棚內正欲坐下，大腹脹裝出）

大腹：商會若有這話來，你可回他我多一會兒便來！

可畏：是是，唔……昨天那個「坑頭」佬剛才來過了，一百一十八珍火水全

那副他走了！

大腹：很好，很好，款子交清了立刻派出工，派人銀行去，（下，復回）今天

買配貨要小心，尤其是香煙，如果是王家人來買可給他們紅糖或黃

珍！（下）

可畏：這些事你老人家請放下一千個心，我都應付得來！

可畏：（在棚內背手踱着方步想思狀，自白）這副配貨一到又一個空，百

多珍火水現賺八九百，二十箱香煙也賺上千，還有進米也……他媽媽

的，那些窮骨頭山芭佬日賣汗賣力，做十年八載都不夠我算盤兩

下哩！唔……頭家有好處，生理有錢賺，我過年的紅利可不是又有

一大注！哈哈……如牛蹄三輪車，火水！

如牛：（滿身是汗，吁氣，向可畏）阿畏，剛才路上有兩個警察攔我這車，

問七問八的，大概想撈點油水吧，後來聽我說出是本店配貨和買大

腹三個字，害他兩個走得差差沒了命哩！（兩米火水進店，阿狗仔幫手

）。

可畏：（得意的笑）哈哈……真是嗎？那些「馬打屎」許已知道了我們不

是好惹的吧！哈哈……如牛解開米包，進內拿出大小兩個干冬筒，阿

狗仔用鋸器開了火水珍，套上油抽子，工人甲乙丙手裏各拿米袋米牌

上。

工甲：（四十餘歲，村夫打扮）頭家，今天有米配給嗎？

如牛：有，有，男人三斤，女人一斤，小孩一斤！

工乙：（女，三十多歲，）頭家，這期的可是退米？

如牛：不，不是，是頂上好的甘榜米和碎米，喂，甘榜米比這米好呢！

滋養料豐富，氣味又香，人吃了病痛都少呀！這米那裏比得上！

工丙：（約二十八九歲）人家說這期的配給米統統都是一號通！

可畏：（急步出棚外，搶着回答）那裏話，王家這期配給我的都是甘榜米和碎

米，誰收到一號通米？真是活見鬼！

工甲：那倒奇了，每期都是這些發酸的臭米（自艾）唉，窮人想吃好米真比登

天還難！

可畏：唔，有平宜米給你們吃却嫌七嫌八的，聽說下期起王家又要減少配給米

額哩！

工乙：可是真的嗎？阿頭家，唉，窮人們活在這個世界實在太冤枉了，每日

做生做死連三餐都吃不飽，我一家八口，一個月就要十幾千多黑市米

來補貼，工價又低，真真活不下去了！

工丙：（不耐煩的）散米啦！散米啦！囉囉什麼？進人使痛苦，這個世界你想

博人家的同情憐憫嗎？簡直是做夢！（交米牌給可畏）

可畏：（接米牌，進櫃台內人眼，高着嗓子）三個男人二個女人一個小孩，共

十一斤半，阿牛哥，量六斤碎米五斤甘榜米給他！

如牛：來！米袋拿來，（量米，量畢高着嗓子）大米五斤半，碎米六斤，無

錯！

可畏：喂，大仔，計共九角二占！（收錢）九角二占，有數！

接替工人甲乙也帶了，三入下，民衆十餘人陸續上，台上頓呈紛亂喧

嘩。

民衆喧嘩：頭家，有便宜香煙賣嗎……頭家「倒那」賣兩包煙仔給我……

……頭家，「倒那」……

可畏：（慌了手脚）有，有……慢來！每人限買一合！

民衆：民衆紛紛圍着櫃台爭購香煙，秩序更亂。

民衆：我要紅糖……我要白珍……我要海軍頭……我要……（如牛，阿狗仔

手足無措）

可畏：大家請……守秩序紅糖白珍海軍頭都沒有，祇有打槍嘮和兩點牌！

每人限購一包……要買便宜不買便宜，喂，阿牛哥，小鬼，你們看顧着

貨物呀！

（民衆男女老幼愈來愈多，秩序更形紛亂，有被撕破衫褲的，有的陪齊

得哭叫，相罵

警：小孩子哭叫聲……嘈成一片，良久，民衆漸漸退下。

警察甲乙丙上。

警察甲：頭家，阿答各映甲？（有香煙賣嗎？）

可畏：（笑迎）阿答，阿答，阿答……（有，有，有！）

警察乙：Cop Chuan阿答甲？（紅糖糖有嗎？）

可畏：唔……阿答，阿答……（有，有！）

警察丙：甲魯過右珍答納，阿答各本梅笠由甲！

（如果糖糖沒有黃珍都可以！）

可畏：阿答，阿答，雙馬阿答……（有，有，統統都有！）（飛步入內拿出三

大包紅糖煙）唔……甲魯過拉担迷士帝阿答……（若大人們到來

一定有的！）

警察甲乙丙各接一大包

警察甲：（掏錢）包不拉把？（多少錢？）

可畏：（虛偽作笑）唔……唔……唔……沙都家谷都州里士担推！

——（不要緊啦！每包七元半！）

警察甲乙丙分別給錢。

可畏：（收錢）麻逆的給馬卡西……（真多謝了！）

警察甲：恩尼頭家麻逆依也阿搜……（這個頭家是很好的！）

警察乙：勿管啦，雙馬也里卡特卡特……（當然啦，大家都是做朋友啦！）

警察丙：乃因卡里卡魯阿把把殺迷士帝出助阿滑……（如果以後有事情一定要

幫助你的！）

可畏：（歡笑）爺，爺，雙馬奔卡特卡特由隔……

（是，是，是，大家都是做朋友的！）

警察甲乙丙同聲：擺依，頭家，的哈馬卡西呀……（好頭家一樣的多謝呀！）

（三人齊下）

可畏：（起哄）擺依，三馬三馬的哈馬卡西……（好！一樣的多謝呀！）

民衆十餘人各執玻璃瓶上，台上又呈紛亂。

民衆A：頭家，有公價火水賣嗎？

可畏：有，有，每瓶一角二占，每人限購一瓶！

（向狗仔）小鬼，賣火水給他們！

阿狗：是是！（如牛拿一珍火水至櫃檯下，阿狗發賣）民衆無秩序的圍攔着阿

狗和火水珍，爭先恐後的攙攙着爭購。

民衆B：頭家，我先來先買給我……（拚命擠入）

C：我才先來的，你媽媽的你想爭先嗎？（用力推B跌倒，打碎玻璃瓶

，爬起狼狽的國「手旁」C一記響頭

B：幹你老母！

C：肅你母壯大，你要相打是嗎？

C B二人扭打成一團，秩序大亂。

如牛：喂，丟那馬，打末爺！（用力分開C B。）真係賤骨頭，買一枝火水就

打起來，大國民都給你地做衰了！

C B二人打得滿臉青腫衣服破碎，各執玻璃瓶下，兩珍火水驕息賣完

，民衆陸續下，電話鈴響。

可畏：（進棚內接電話）哈囉！是是！你是誰……合記的阿畏嗎？唔……

什麼事……要五箱紅糖……三箱黃珍……喂，已賣完了，是……下帶

吧！是……多謝天啦……下帶的貨一定留給你！是，是……那當然，

君子出口將軍……是……決不食言……（口旁），那是什麼話？

不，不用過意，我們都是老朋友……唔……什麼？……一盤……現存有

多少貨，你要幾包？二十包？……好……好……有貨有貨，價錢……
 一百四十五塊……是，那是老實的價錢……好……好……下午四點……
 什麼？……怕怕排一馬打屎（卡集）？那簡直是過慮的，吧，阿興
 哥……黃麻子跟我們爛渣熟哩……好……好……我家裏的狗那般的，是，你
 不必怕，儘管放心來出貨……萬無一失……好……好……再見，再見……
 ……（放下聽筒，慢步徘徊，面有得意，作沉思狀）
 買大服黃愛錢上。

愛錢：（流氓模樣，雖然滿臉春風的，總掩不住隱隱的殺氣）哈哈，阿長哥，
 生理好開熱啦！（隨大服進門坐下）
 可長：（口旁）黃先生你來啦，請坐。（獻煙）
 愛錢：阿長哥，你太客氣了！
 大服：（解衣，興奮的微笑）喂，阿長，這次買的樹膠真假，一號新樹，
 還未開的，每株都似水桶般的壯大，將來大有希望哩！
 可長：（討好的笑）是嗎？那末幾時到名？
 大服：（討好的笑）是嗎？那末幾時到名？

可長：那好極了……阿長，二十包一號樹膠已照給合記的阿興了！下午四點出
 貨！
 大服：那再好沒有了，這兩天正需要大批樹膠子出呢！（問愛錢）黃先生：下午
 又要你幫忙了啦！
 愛錢：當然，當然要效勞！（沉思）唔……不過我想同頭家多借五十塊……共
 要一百塊！
 大服：由多要五十塊？唔……那……好……祇要黃先生肯幫我的忙！（向可長
 ……（阿長，你等會給黃先生一百塊吧！）（伸阿欠）海（口旁）……
 鴉片快抽死了！（入）

可長：（開門，打趣的）黃先生，你近來的財風有些不順嗎？
 愛錢：丟開個劫，賭三張輪，賭十二支叉輪，一連三夜沒了我兩百多塊！唉，
 真急死人！
 可長：（詔笑）那有什麼問題，像黃先生做上這個王家了，神通廣大的錢一輩
 子都用不完呀，哈哈……
 愛錢：那兒比得上你們做生意的，一幫黑市貨賺千打千！（詔笑）
 可長：都是你們做王家的「倒那」我們的！但我們有好處黃先生也好啦！
 愛錢：那當然，彼此都應該聯絡起來，互相配合，才有發展……何況我和阿長
 伯又是老朋友，大家一向就如兄弟那末相契！

可長：呵，黃先生早就認我的家叔嗎？
 愛錢：可不是嗎？在日本時代我們早就打得火般熱了，那時他做華僑協會的會
 長，我在憲兵部……（自知說錯，忙改口）不……不……總之我們是老朋友
 啦！
 可長：（數鈔票，交給愛錢）唔……這是一百塊，以後不夠用時再來商量！
 愛錢：（接鈔票，惶惶的）這錢未免太……愛錢……了！嘻嘻……我真是名符其
 實的「愛錢」了！（難為情的作笑）
 長：什麼話，大家都是同胞手足般的，說這話未免太見外了！
 李尚窮上。

尚窮：（浪漫派頭）頭家，賣兩包便宜烟仔來抽抽！
 如牛：老早賣完了，連幾天啦！
 尚窮：怎麼？今天不是有大幫官價煙仔賣嗎？
 如牛：誰叫你不早點來！（厭惡的）
 尚窮：……早來遲來不都是「賣完」這一句嗎？你們這般無孔不鑽的好商，一

味子做市，滅絕了良心……
 如牛：喂，大伴，幹嗎一開口就罵人，是不是想來這里發窮恨？沒錢用嗎？叫
 我一聲哥，我的可以給你十元錢湊用用！（鄙薄的）
 尚窮：喂，我若如你們這些市儈奸商一樣善鑽，早就發財了哩！……我很
 不得有黃那那樣的骨節，把你們這些奸商都殺個乾淨！（神經發作的）
 可長：（急用）喂，老兄，人家好聲好氣問你賣完了沒甚麼囉蘇起來？罵你老
 牛嗎？
 尚窮：就罵罵你們一百句奸商怎麼樣？咬了我這鳥去不成？（倔強的）
 愛錢：（怒目注視尚窮，正待發作，大服出）……
 大服：甚麼事？甚麼事？
 可長：他媽的，這狗蛋無緣無故的便開口罵人！
 大服：喂，老兄，好端端的幹嗎便罵人呀！
 尚窮：喂，難道我會罵錯？你們不是奸商是甚麼？把官價香煙十打十箱黑市賣



（畫繪）景風

漢光鄭

了，把官價火水百打百珍黑市賣了，把好的米牌米換作壞米十打十包黑
 市賣了……嘿，祇顧自己荷包，管不了人家的死活，窮人們要抽兩包便
 宜煙，要兩枝便宜火水點燈，要兩斤好米喫喫都比登天還難，你們不
 是好商是甚麼？……簡直是沒有靈魂，喪盡天良的狗種！
 愛錢：（大怒）簡直是放屁，簡直是想搗亂治安的歹徒，拘他到馬打察去再
 說！（上前欲執尚窮，為大服阻住）
 大服：（極力抑制着怒火）喂，老兄，你知道我是誰？（指愛錢）他是甚麼
 人？難道沒帶眼睛來嗎？這里是甚麼場所？
 尚窮：（利毒尖酸的）知道，全都知道，這里是做黑市買賣的大本營，你？（
 指大服）你是共死團時代做過「華協」會長的傀儡漢奸，而今來搖身一
 變，做起官價的買賣，他（指愛錢）他是過去日寇憲兵無惡不作的走
 狗，現在却又是王家嘴排黃麻子！

愛錢：（狠狠的）（手旁）尚窮一舉，尚窮的，爬起，又是一拳）（丟那
 ……不給你一點顏色看，完全不懂老子的利害！）（擲出手鐐，滾滾（金旁）
 ……尚窮，大服阻住）
 大服：好嘍！好嘍！黃先生，這種神經鬼跟他生甚麼！（推開愛錢）
 尚窮：（倔強的站起）來，狗！怕你的不是人！（作欲打愛錢狀，為大服推開）
 ……現在你們這些狗又復活了，又到處嚇人了，瘋狂的……哈哈
 ……兇狠的狗呀！來我給你拚一個死活！（瘋狂的奔向愛錢）
 愛錢尚窮打成一團，大服可長如牛急救。
 大服：（死力抱住愛錢）黃先生，看我們的份上饒他這一次吧！他……他是
 神經鬼哩！
 尚窮：（掙脫大服，狠打尚窮）王八！我今天可要你的命！
 尚窮：（狂笑）哈哈……狗呀！打吧！打死我吧！（掙扎起來，為可長抱
 住）
 可長：喂，你不要命嗎？
 尚窮：不，不，我死也要死在這個狗的手下！（又欲湧向愛錢，但為可長用力
 抱住）
 愛錢：（用手欲鉤尚窮，窮掙扎，但終為鉤住）好，到馬打察去，老子會好好
 的服侍你！
 尚窮：（仍掙扎，腳踢愛錢）我犯了！甚麼罪？犯了甚麼罪呀！
 大服：（手足無措）黃先生！這……這不能……
 愛錢：胸伯，沒有你的事，不用擔心！（推尚窮）走！走！
 尚窮：（掙扎）哈哈……看呀！看狗又嚇人了呀！看呀！看狗嚇人呀！（風
 狂掙扎）

愛錢：（恚意踢打尚窮）走，走，到馬打察去！（邊打邊推尚窮下）
 尚窮：（瘋狂的笑）哈哈……（掙扎下）哈哈……
 大服可長如牛阿狗面面相覷。
 可長：哈哈……
 如牛：哈哈……
 阿狗……
 ……（完）
 ……（脫稿于一九四五，十一，八）

長篇 一啼笑皆非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林語堂著
 李加安譯
 可惜的是：我們的統治者們並非上帝，而是一羣虛弱的虛妄的傢伙。他們
 好像從前的君王一樣，忘記他們的工作；而我們普通人卻要做他們台下的激勵
 者，有時候在美國，有烟火的戲幕進行時，激勵者的呼聲是過高過切其實在心
 里頭，激勵者只覺得「做得好而已」。不單是美國那些老演員忘記職務，就是在
 這地球四圍所演出的戲，並不見得就會順利。在西班牙，在非洲，和澳洲
 的舞台上，好似有著極大的喧嘩和紛亂，致使演員和激勵者，不能取得協調
 ，還有一幕可怕的喧嘩，擾發生在印那邊爭取自由的鬥士正從事緊張的鬥爭。
 不要忘記，激勵者也有助於演技的。對於那些忘記角色的老演員，在適
 當的時候予以些少激勵，是大有幫助他們演出可稱譽的演技。當戲演完時，
 布幕仍是一而再而三的張開，為的是受不了激勵者的喝采和丟擲花束。但當

在表演演員有了三四次的錯誤時，激動者卻用口代筆心，並且似乎連整個劇本都不懂得。...

世界悲劇發生時是很困難可笑的。但激動者卻叫好喝彩，好似他們讚美喜劇一樣的狂呼着。這就是人類天性的錯誤；具有本能的頭腦。...

每一件事物，都有他的地位和时间。我們一九四十年代的可以取笑一九三十年代的人；同樣的轉過來說：那些一九五十年代的人也可向我們這年代的錯誤大笑。...

第二章：因果報應

但，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背後觀察人類活動的進展，我們就可得到一種似是而非的結論。這個結論是人類有史以來的科學所不能解決，而經濟學的歷史家却置之不問不問，因為他們都不願對這結論的頭尾。...

說我們用來擊破特種的術術轟炸機和坦克車也是其中的一件傑作。當我們回顧過去幾十年來人類所做的事業時，我們一定使精神上有一種奇異的感覺。...

我們不能逃避歷史的責任。——這就是因果報應。在上面一段的演說裏，已充分表現羅斯福對因果報應的關係準確的判斷了。...

在這種道理下，我們竟說一個極簡單而無理智的思想所統制着：「勝利第一，就軍事在打完了以後才談判；」而事實上，時間並不允許我們這樣的做法。...

醫學的定理有關於「動作和反應是相等的」。這個定理和高有吸力的定理一樣的簡單易解。但要講清楚時，却需要一點勇氣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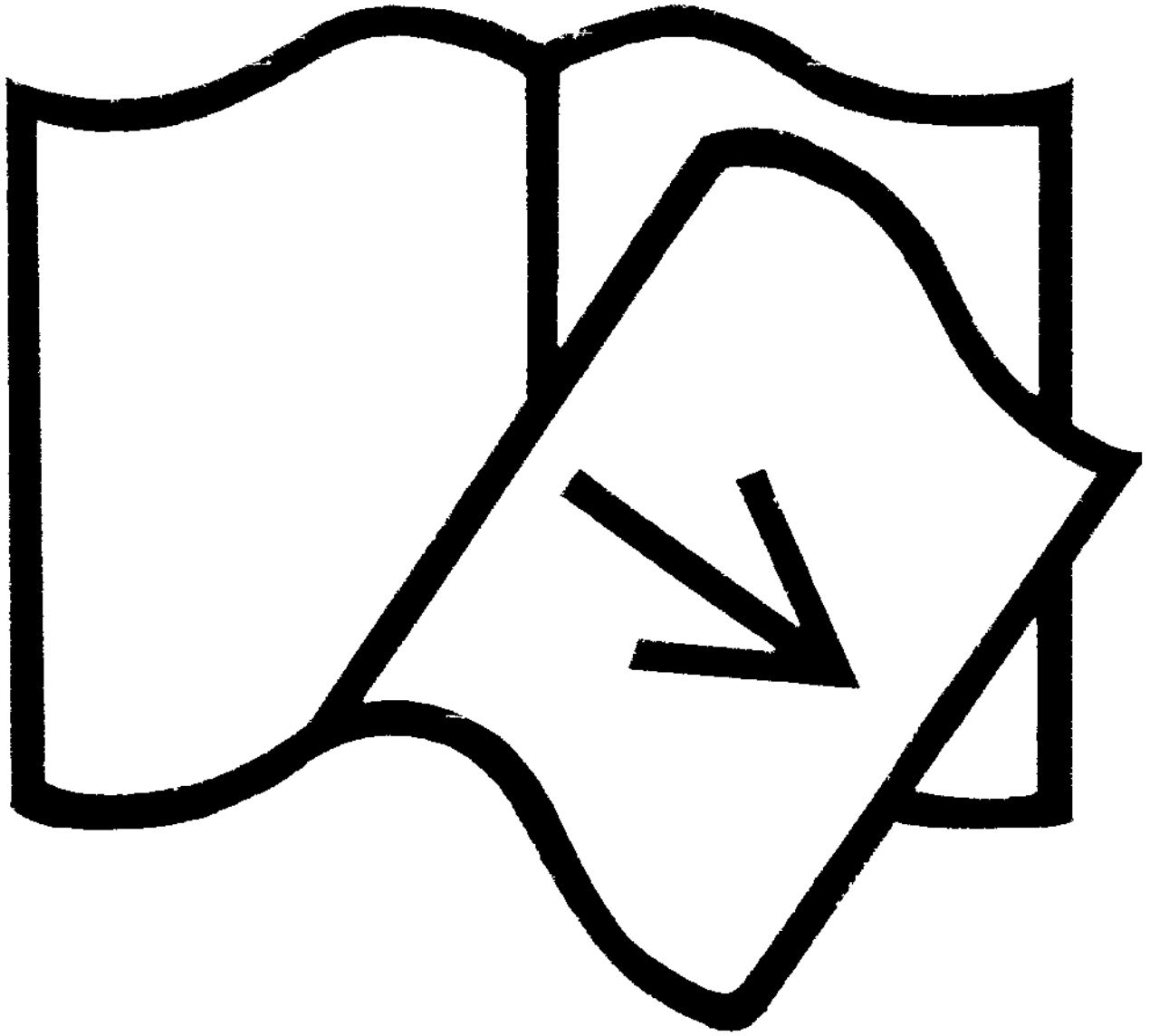
就是說每天每一月每一年我們所做的，即便是極微小的動作或極秘密的念頭，都會累積起來，到後就有它的報應。...

我們或許會對世界某些法律感到滿意。我們所愛慕的正是那種又嚴肅又酷烈的法律。我們是用經濟觀點來判斷它；成捆的棉花，出口超過入口和關稅的增減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事實上，我們不喜歡去放那些「不可稱量」的東西，我們越放越遠它，我們的理想越混亂，而我們對真實事物的看法也就越糊塗。...

印度的因果報應學說，是相當正確的；它使我們快樂，並且使我們真實和公正。如果印度的哲學是對的，那麼自由的靈魂便可得到大量的慰藉。...

以我「因果報應」是歷史的精神概念，我並斷言真實報應的原因和影響是超過經濟的原因和補助的，除非我們明白這些原因，戰爭及和平的討論是不能突破經濟的範圍的。



缺P11-12